

历史、文化、艺术、设计的

精妙融合带你步入愉快的彩色读书之旅

地下北京

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北京城地下沉睡很久的秘密。
无数珍贵的文物与古迹，连缀成一首绚丽的城市史诗。在她的地下，
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更多的秘密。

秦人 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下北京

秦人 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聆听地下的心跳

序

地下北京

从着手写这本书开始，便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

似乎眼前总架着那么一台摄像机，不断推进，推进，推到了北京的最深处，将每一个毛孔放大了给你看。千万年的隔膜之下，我们依然能感觉出它的温度。

并不遥远的1996年。

12月14日，距地表11~12米深的北京东方广场工程施工现场。

在施工掀起的尘土中，一块石片吸引了北京大学博士岳升阳的目光。他放下手中的工具，弯腰捡起来，放在掌心，用刷子刷去上面沾着的泥土，那石片在阳光底下有一种沉重而均匀的光。石片的边缘是薄的、尖锐的，似乎有人为打磨过的痕迹。

岳升阳的身体不禁抖动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块小石片用塑料袋装好，然后仔细地在周围翻开的泥土中找了起来。接着，他又看见了指甲大的一片骨头的碎渣，骨质的光泽已经暗淡成了一种厚重的黄色，里面的结构疏松，类似木头。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的脑中忽然闪现出来——这里会不会是继周口店之后，北京地区又一处石器时代人类遗址？

岳升阳将自己的发现向文物部门报告，之后，多名专家对施工现场进行取样研究，结果发现，泥土中有原始牛、斑鹿、蒙古鼠兔、鸵鸟和鱼类骨骼，以及烧石、烧骨、木炭、灰烬等人类用火遗迹，是古人类于更新世晚期在该地区生产与生活的真实记录。岳升阳的推想没有错，这正是一处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更准确地说，这种古人类属于晚期智人，距现在2.4~2.5万年，从年代上说，介于山顶洞人和东胡林人之间。

我们仿佛看见了这样一幅图景——遥远的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穿着兽皮做的裙子，在腰间围成一圈，刚刚遮住住羞丑，就像我们在《西游记》中看到的那个孙行者一样。手持棍棒和粗陋石器的先人们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山洞，向开阔的平原进发，他们在河漫滩（当时的王府井一带属于河漫滩地形）稍做停留之后，又接着向前走去，终于找到了神指引他们到达的地方，停下脚步，过起了定居生活，北京地区的第一个聚居群落开始形成，之后，一个叫做“蓟”的城市出现了。

这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北京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我们之所以知道得如此详细，好像亲眼目睹一般，是因为地下的遗存提供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虽然它们只是一些石核、灰烬，以及烧焦的动物骨头。

这情景是如此清晰，似乎它就在几米外的那边，和我们只隔着一面擦得非常干净的玻璃的门。

在雪山村出土的陶器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先民们留下的指纹，那粗糙而质朴的器皿上，似乎还残存着他们手指的余温。

在盛行人殉的时代，每一个被迫追随主人而去的奴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曾绝望地挣扎过，他们的呼喊穿越时间隧道，清晰地送到了每个人耳中。

在定陵，我们沿着长长的甬道走去，两壁的长明灯发出荧荧的光，将人的影子错乱地投在地上，遥远而潮湿的气体透入鼻息，让人蓦然产生了一种微茫的感觉。数百年的时光似乎凝在了甬道的两端，每近一步，便更接近那个时代。在若干砖砌券拱门之后那口豪华的楠木棺材里，仰面躺着身穿龙袍、胡须稀疏的万历皇帝。这位创造了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世界纪录的皇帝此刻静静地躺着，以手支颐，在永恒的沉寂中思考着生命归属的伟大

命题。

深入地下的北京以后，我们有时似乎可以感到，古代的气息越过岁月的隔阂飘到我们的身边。先人们的微笑和叹息折断在时空的巷道里，在我们耳边回环往复。

在那些遗址或者墓葬里，沉睡着我们的先人，他们的肉体在地下也许早已经化成了富含腐殖质的土壤，然而在每一次发掘中（考古学家用工具对实物进行发掘，而我们则是用笔在纸上进行发掘），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里曾经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停留过，他们体验着生命的悲或者喜，像我们一样思考，像我们一样呼吸，像我们一样心跳。这是一种奇妙而愉悦的体验。我们似乎能看见一条细若游丝的线，从远古洪荒时代的那头引起，连绵地串到现在，这条线，是文明的接续，也是先人和我们感情的接续。

辉煌一时的元大都已经踪迹难寻，只留下了一段段树影斑驳的土丘，灰褐色的表层被过膝的野草淹没，黄金天堂的影子早已荡然无存。时间筑就了历史，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将它抹去，像顽童对待他的玩具般随意。我们只能从夯土和瓦砾的残片之间，怀想当年的荣光。

曾经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傍晚来到圆明园遗址公园外一处废墟，大大小小的坑穴里裸露着断石犀利的棱角，断石间隙、泥土的缝隙里，一簇簇野草在疯狂地滋长。站在残损的石基上面，举目远望，莽莽苍苍，一团氤氲不散的雾气浮荡在绿得发黑的丛生灌木的上面，浮荡在夏日黄昏粘稠的空气中，仿佛一个多世纪前丧生圆明园大火中的冤魂未曾了却的生命力仍然积聚在这里，仿佛曾经辉煌的“万园之园”仍在不屈地向人们诉说旧有的繁华。它的实体已无可奈何地消泯于人间，只留下灵魂般的迷惘飘荡在这个世界上。

然而，站在这样的残垣断壁间，我们却陡然生出一种渺小的感觉，荒凉而恣肆的废墟似乎蕴涵着一股内在的力量。在岁月风尘的涤荡之下，它们的实体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精神却没有走失，它们会在某一天被召唤和重新点燃。

白昼的喧嚣渐渐远去，胭脂色的日光渐渐洒开，融在了天际，远处的山和护城河的水都被蒙上了一层迷离的暖色。

在这昼与夜交替的时刻，一种声音不断响起，滞重而舒缓。这是来自地下的心跳。

这心跳从远古洪荒时代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它一直在那里，在每一寸黄土下跳动，在每一个生者的胸腔里共鸣，它在晨昏之间响起，在每一次呼吸间响起，它是每个中国人精神上的永乐大钟。



地下北京



1 远古时代——记忆的残片

旧石器时代：

2 北京猿人，林子里的盗火者

14 山顶洞人，未熄的文明火星

新石器时代：

20 东胡林人，串起进化的链条

25 雪山村人，善于制陶的先民

29 青铜时代——铜锈掩映的辉煌

30 由传说到史传：最早的城市印记

35 埋藏地下的古代都邑：西周琉璃河遗址

48 金戈铁马的显现：西周木椁墓

53 蓟城寻踪

57 秦汉时期——深埋地下的大国梦

58 西风何限：老山汉墓

65 规模宏大的地下木结构宫殿：大葆台燕王墓

72 楼阁缩略：东汉的地主庄园明器

77 两晋隋唐时期——见证繁华和它的落尽

78 故园春尽：华芳墓

84 繁华事散：闲话史思明墓

辽南京时期——一个全民宣佛的年代	89
写实生活壁画：北平王夫妇合葬墓	90
再现的繁华：辽汉族显贵墓	97
一个全民宣佛的年代：云居寺石经	100
金中都时期——一个城市的衰亡和另一个城市的崛起	107
城垣上的淡金色：城址的变迁	108
地走龙蛇：大房山金陵	113
瓷器的进一步发展：金代石椁墓	122
元大都时期——废墟上的黄金天堂	127
一个意大利人眼中的黄金天堂：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	128
天堂与人间的距离：大都人的住宅	138
人生适意无南北：元代君臣墓	145



151 明朝时期——绚烂多彩的世俗生活

152 一抔黄土掩风流：十三陵

171 被放逐的明皇陵：景泰陵

179 清朝时期——谁念西风独自凉

180 荒烟落照：帝王的最后归处

196 玉钩斜路近迷楼：清代王府寻踪

205 西方宗教的东渐之路：传教士墓

212 参考书目





远古时代

记忆的残片

旧石器时代：

北京猿人，林子里的盗火者

山顶洞人，未熄的文明火星

新石器时代：

东胡林人，串起进化的链条

雪山村人，善于制陶的先民



北京猿人

林 / 子 / 里 / 的 / 盗 / 火 / 者



周口店有座龙骨山

周口店位于北京城区西南约50千米处的房山县（今房山区），是一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镇。一条名叫坝儿河的小河从小镇北面的山口缓缓流出，沿小镇西侧蜿蜒南行10多千米后，与著名的琉璃河汇合。坝儿河在夏季多雨的时候常常暴涨，汹涌的激流可以把沿岸的砾石冲得很远。然而，到了秋冬时节，由于补给不足，坝儿河慢慢断流，只在干涸的河床上留下几个可怜巴巴的小水潭。

从地理上讲，周口店一带正好处在山区和平原交接的地方，风景独特。其东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西面和北面则树木葱茏，是山峦重叠是北京西山——太行山山脉的一部分。这一山势比较低矮的地带被人们称为“龙骨山”。之所以叫它“龙骨山”，是因为人们常常能从山中的洞穴和裂缝里挖出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类似石头的动物骨头，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化石，但当时的人却不知道，还以为它是传说中的龙的骨头，并把它用作药材，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发现北京猿人

19世纪末,当国人还拿着“龙骨”进行药材买卖的时候,一些国外的古生物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龙骨”在考古方面的价值了。

英国生物学家、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理查德·欧文在187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哺乳动物化石的论文,他的材料来源就是所谓的“龙骨”。后来,一位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来北京行医,其间从中药店买到不少“龙骨”和“龙齿”。后来哈贝尔不走运,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治病统统用从“天上”请来的灰土圣水,身为西医的哈贝尔无用武之地,只好卷起铺盖,悻悻离去。这位哈贝尔医生虽然不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行家,但对自己收集的化石却很有感情。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把买到的“龙骨”和“龙齿”,挑挑捡捡装了一箱带回德国,送给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做研究用。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来华担任矿政顾问,并协助开展有关煤田及矿产的调查。此人爱好广泛,喜欢探险,还曾经到过南极。1918年,当安特生听到周口店附近有化石的消息后,就骑上小毛驴,起早赶晚,到周口店考察了两天。1921年,安特生又一次来到这里,和正在这里进行发掘工作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会面。这一次,安特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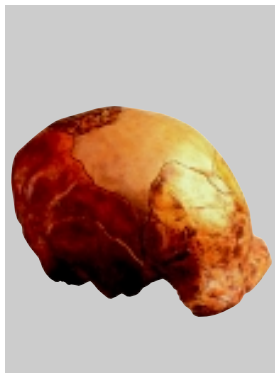
周口店全景

1929年,就是在这片山地,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因为周口店在北京辖下,这一人种被命名为“北京人”。“北京人”的发现,使北京的历史更为悠远了。





1927年“北京人”遗址发掘现场



“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具有与猿相近的特征，如顶骨低平，前额后倾，眉脊粗壮等。古人类学研究表明，北京猿人正处于由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意到在堆积物中有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他认为用它们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当时，他兴奋地叩击着岩壁宣布：“我有一个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5年后，也就是1926年，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研究室里整理从中国带回的标本。在采自周口店的标本中，他认出了人类的牙齿！同年10月17日，在瑞典皇太子来华参观的欢迎会上，人们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化石！

由于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力支持，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于1927年春天正式拉开了帷幕，具体事务由加拿大内科医生兼体质人类学家步达生负责。步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现的一颗形状异常的人类下臼齿断定，曾有一种前所未知的人类或人种存在，并把这一人种命名为“北京人”。他还指出，“北京人”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直立猿人之间关系极近。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可能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原始居民有某种亲戚关系。后来发现的一系列北京猿人头盖骨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头盖骨化石在古人类研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值得骄傲的是，第一个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是一个名叫裴文的中

国人，这个名字将永久地与周口店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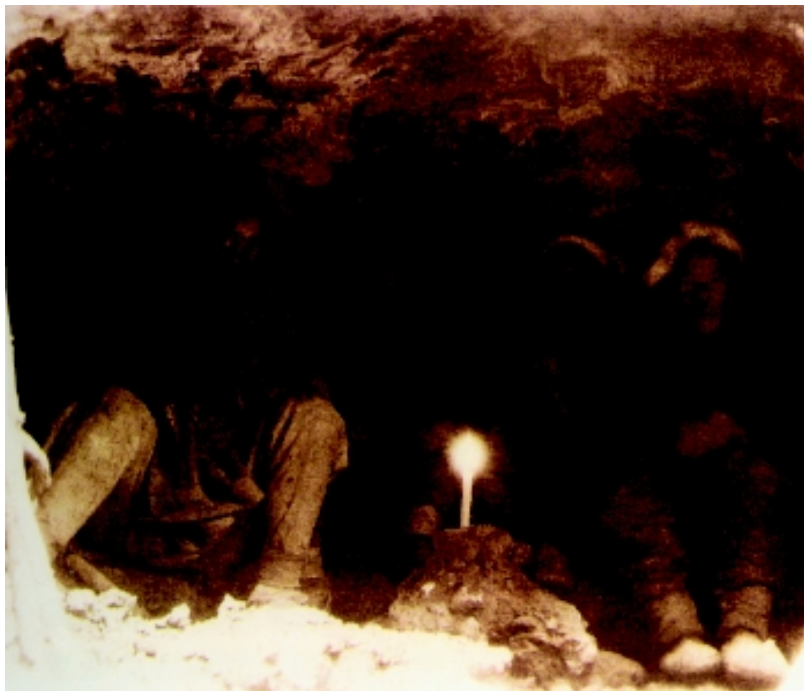
当时裴文中刚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对于哺乳动物化石知之甚少，但是，他学东西非常快。1927年，后来成为中国恐龙研究奠基人的杨钟健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周口店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中方负责人。裴文中就做了杨钟健的助手。

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时间是1929年12月2日，我们可以借裴文中的回忆还原当时的场景：

“下午四时许，竟自发现猿人头骨。我的运气真好！猿人头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若加油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多少个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里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周口店洞窟层采掘记》，北平地质调查所地质专刊，乙种七号，1934年，第39—40页。

就这样，这颗猿人头骨在黑暗中度过了几十万年的岁月之后，又一次重见天日。这是在周口店考古第一地点发现的7个头骨中的第一个。虽然这颗猿人头盖骨是裴文中亲手发现并发掘的，但他却没能亲手对它进行研究。在发现的第二天，裴文中将化石交给了当时的考古事务负责人步达生，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件化石。他曾经用非常失望的口气说，从洞穴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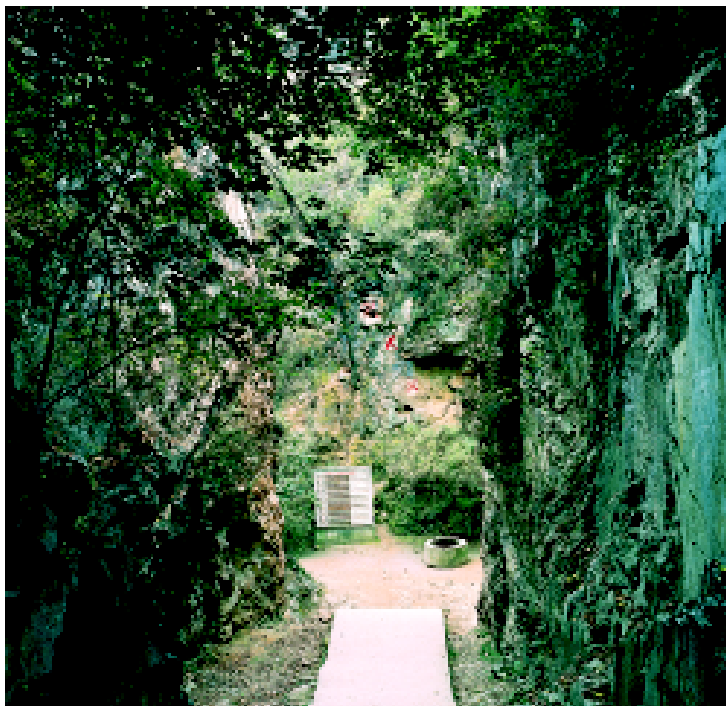
1929年12月2日，“北京人”遗址的发掘现场。



积物里面找到的、几乎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的化石，在交到西方科学家的手里以后，自己就再也不能研究它们了。国力衰弱就难免会被人欺负，这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强权政治的力量无处不在。

第一颗北京猿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后，周口店的考古工作受到了加倍重视。1931年，周口店考古队增加了新的成员，扩大了工作范围，又一个中国人——贾兰坡加入进来。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贾兰坡被招到考古队做裴文中的助手。用裴文中的话讲，周口店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人才的地方”。事实正是如此，1936年11月，贾兰坡在短短的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当金灿灿的光环闪耀在他头顶时，他只有28岁。

周口店的考古造就了三位世界一流的史前考古学家：杨钟健、裴文中和贾兰坡。杨钟健被公认为世界六大古生物学家之一，裴文中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贾兰坡则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现在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就是以他们三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猿人洞

龙骨山最大的洞穴，在海拔128米的山上，从洞口至洞底深90米，是“北京人”居住生活的地方。